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編輯凡例

一、本选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选輯对来稿可加以选錄、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諒	鍾 俠 (1)
北海日諜中野順三事件側記	張達枢 (28)
日諜中野順三在北海被杀見聞	陸遜翁 (38)
中野順三被杀經過	陳 馨 (42)

关于古巴华侨情况的回忆	黃作湛 (44)
日本神戶华侨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	叶少林 (61)
新西兰侨团活动及抗战捐輸的情况	楊湯城 (81)
紐約华侨洗衣館联合会的組織和活动	陳厚父 (88)

日寇占領时期的佛山紗綢业	老道怀、黃駿声 (106)
东莞炮竹烟花业兴替逃略	羅 鑒 (121)
南海盐步及佛山炮竹业概况	陸精治 (130)
汕头海关概略 (1910年至1942年)	傅惠清 (141)
陈济棠統治广东时期东区公路的明爭暗斗	叶炳南 (149)

清末江門教案前后	許 只 (160)
馮子材鎮压海南万宁黎族人民的一些史实	 楊国传、郑人权 (167)
广州滿汉旗人和八旗軍隊	于 城 (172)

补充訂正

对《广东旧邮政見聞》的补充訂正	黎伯衡 (198)
关于《护法政府之多次更迭》的补充訂正二則	 黎照寰、羅翼群 (200)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談

钟 侠

广州湾（今湛江市）于1898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被迫租让与法国，实际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但勤劳勇敢的广州湾人民是不甘心于当亡国奴的，多年来人民的自发反法斗争此起彼落，经常威胁和动摇着法帝的殖民统治。法帝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想出假手中国人，勾结当地恶势力实行软化政策，即所谓“以华制华”，陈学談就是在法帝这种政策培植下生长起来的流氓、土匪、地主、恶霸、官僚、私枭、特务、汉奸八位一体的代表人物。

我过去在广州湾工作时间较长，和陈学談有关的家族戚友等人常有接触，现就我所知和从亲友中得来的材料写成这篇东西，提供史学家参考，有不尽详实的地方，希望知者提出校正。

陈学談是广州湾郊区北月村人，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小名陈妃汉（渾名烂仔汉，“妃”字是雷州方言的“阿”字），父亲陈家倬，叔父陈家兆，世代相传都是地主恶霸，到陈学談那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陈学談自小阴险狡黠，心狠好斗，加以父母娇纵，不加管束，养成游手好闲的习

性，愛嫖嗜賭，揮霍無度，經常與鄉中惡少年往來，十足是個“二世祖”。當陳在十五、六歲時，父親即死去，家產由他的母親和叔父掌管，未能盡情揮霍，為滿足他游蕩嫖賭的慾望，就聯合鄉中少年流氓，組成黑幫，開設賭局，誘人賭博，強搶軟騙，無所不為，“爛仔漢”的渾號就在此時出名。

陳學談初時僅在本鄉或附近鄉村活動，後來逐漸擴展到西營（現在的霞山）和赤坎，到處結識淫朋賭友，眼界漸寬，場面更大，但對手不同，在鄉間輸搶贏要的無賴手段這兒都完全要不開，初時還以為自己是一時倒霉，運氣不好，那知一山還有一山高，逢賭必輸，不久就欠下賭債達三千多元，折合一千石稻穀。賭友知道他的家世，那里肯輕易放手，於是執著他要他寫下欠據，不怕他逃撓。他在無法抵賴之下，只好藏匿起來。賭友登門坐索，他的母親和叔父都視錢如命，那肯替他清償賭賬？為杜絕賭徒們囉嗦就使出一條苦肉計，在家中大排筵席，宴請鄉中紳士父老，宣布與不肖子侄陳妃漢（即學談）脫離關係，并用紅紙條（當地風俗，私人聲明都用紅紙標貼，通稱紅紙條）分貼各圩鎮鄉村和交通路口，俾眾周知。子債母不還，這一套賴債手法在法國租界內是行得通的，因此陳學談就歸不得家，見不得人。他曾憤而自殺，遇救未死，以後即躲在他的黑幫好友邱曙光家里。邱曙光是海頭圩大地主邱先培的兒子，家庭生活和橫行鄉曲的氣焰和陳家正差不多，因此物以類聚，一時成為陳的避債台。

1909年（一說1911年）法國統治廣州灣已有十年，當地人民的抵抗力量雖因清廷的媚外壓內轉入低潮，但由於法國殖民者苛捐雜稅的殘酷剝削，民不聊生，加以時值荒年，人民無法生活，挺而走險，於是成群結伴，打家劫舍，變為流寇。當時著名的流寇首領有黎振明、“曲手”和“老花生”（曲

手、老花生都是渾名，真姓名待查)等三人，各拥有一、二百人枪，給法国殖民者的威脅很大。法国殖民者为維持他們的統治起见，于是下令租界內各乡一律組織民团，实行联防，配合殖民者的军队圍剿。办法是：团丁由各乡自行招募，团长由各乡荐委，自負薪餉，枪械則由殖民者发给。各乡地主阶级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起见，自然乐得响应这个号召，于是各地紛紛成立民团。

陈学談居邱曙光家，久蟄思动，因与土匪头目黎振明有亲戚关系，聞黎拥众称强，拟往投黎，但邱不贊成，适值海头圩成立民团，邱就慫恿他的父亲荐陈为该乡团长。陈学談把他平日要好的浮朋賭友尽数編入团內，但因經費所限仅編得十余人。陈当团长后，債戶仍旧向他迫債，亏得邱先培替他担保，債戶才答应他的长命債长命还。陈学談不但沒有軍事知識，連普通軍禮也不懂，倘遇“皇家大人”(当地人对法国官吏的通称)到来检閱怎样应付？而且海头圩又是土匪出沒最多的地方，团丁們未經教练，怎能作战？这两个問題使陈学談十分伤脑筋，幸得邱先培介绍了一个在西营当百长(法国的一种軍銜，等于排长)的人来教他，这样陈学談才初步懂得一些軍事常識。

陈学談的团长地位巩固后，就进一步想立功，向殖民者献媚。但自己实力单薄，即使联合各乡民团一起，也未能与最少的一股土匪的实力較量，于是退一步作出联匪經商的毒計：一方面凭着亲友关系与黎振明勾結，訂定各不侵犯的密約；另一方面却择乡中懦弱的良民和跟他本人或团丁有宿怨旧恨的人，誣他們为匪徒，捉来送給法国殖民者献功。尽管由于証証不全，不可能把那些人完全定罪，但既然捉了来，殖民者自然有用场：正好驅使他們为殖民者盖別墅、修公路、筑海堤，人数不妨越多越好。陈学談见这一手能获得殖

民者的賞識，于是大肆搜捕，前后共捕去百余人。由于他与匪徒有了勾結，匪徒不来侵犯，海头圩果然获得一时安定，这么一来不独地方上认为陈学談有办法，即殖民者也认为他保护得力，漸加信任。但是土匪的信約并不能永久維持，何况陈学談所联系的又仅黎振明的一股，还有“曲手”和“老花生”两股却没联系上，他們有时来海头圩騷扰一下也是免不了的。陈没有办法，却統統記在黎振明的賬上。每当劫案发生后，事主向法国殖民者报案，法国殖民者就要陈学談捉賊追赃，一次又一次使得陈学談无法对付，他把所有怨恨都堆在黎振明身上；因此心生一計：那时刚刚碰上旧历新年，乡間习俗，亲戚互請吃春酒，陈探知黎振明来岳父（陈学談的堂叔伯）家吃春酒，便乘黎不备，突然把他逮捕起来，要脅他招撫所部，共同消灭“曲手”和“老花生”两股匪帮，要是不答应便把他送給法殖民者請賞。黎被陈威迫利誘，竟俯首就范了（黎自后长期作陈的帮兇，解放后給人民鎮压了）。陈学談立时联合其他民团会同黎的手下匪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分向“曲手”和“老花生”的老巢袭击，在舖仔圩和老參一带展开激战。土匪本是亡命之徒，民团却是烏合之众，相持不久，民团敌不过土匪，正节节敗退时，西营的兰带营（法国殖民者的公安部队），已聞訊馳援，大举反攻，賊众四散，“曲手”率領他的部下向海上逃逸，陈乘胜向海上追击，在东海島登陸，借口搜索“曲手”，将上社至下社二十多条乡村尽行洗劫，除搜索綢緞外，牲畜亦掠去不少。收队时，“曲手”和“老花生”没有被捉到，而无辜乡民数十名却被綑解西营綠衣楼（殖民地的警察局）报功，当地乡民因此恨陈彻骨。

由于陈学談积累了作恶經驗，多方压迫和屠杀同胞来向法国殖民者献媚，法殖民者认为他剿匪有功，有意培植他成

为一条忠实的走狗，于1911年春間就提升他为赤坎公局长兼赤西商团团长（赤坎、西营商团共有常备团兵40名，后备的由各商店負担〔实数不詳〕。該团由陈学談的族兄弟陈保英当排长，实际代团长职务）。陈从此便成了法帝在广州湾的代理人。

二

陈学談就任赤坎公局长后，一方面設局聚賭，走私販毒，广积孽錢，以供他荒淫享乐之用；另方面也着联络当地豪紳，結納党羽，树立个人势力，为法殖民者服务。于是組織“嘉会莊”，派他的亲信周孟梁、林鴻章、陈南詩三人主持。这个“嘉会莊”表面是商店的规模，实际是俱乐部的性質，如果从他的經營业务來說，簡直又是五花八門、包罗万象，嫖、賭、飲、吹四門自不必說，还干着許多害人害物的肮髒勾当，可以說是广州湾的一个魔窟。由于該莊設備完全，招徠有术，經常魔聚該莊的，有现任或卸任的內地县长，如陈耀明、黄河丰、陈仰仔等；有前清遺老的貢爷、秀才，如馮榕溪、梁墨斋等；有专設騙局以賭害人的如戴朝恩（渾名鉄胆）、袁学伟等；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土匪首領，如李福隆（渾名妃肥）、妃陈仔等；有附庸风雅、沒落詩人如陈伯常、李家駒等；有专门賴賬的走私商人如許爱周等；更有数不清的垄断市面的豪商大賈，販賣軍火、鴉片的私梟，販賣人口的拐子，卖艺为生的演員，卖笑为生的妓女，九流三教，应有尽有。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张，各色人等即紛至沓来，真是滾滾一堂，群魔乱舞。品流既杂，怪話自多。当时“嘉会莊”有所謂“三有”、“十不得”。所謂“三有”，就是有公烟（印度鴉片烟）抽，有三星斧头牌酒（法国产白兰地酒）飲，有紅燒大翅吃；所謂“十不得”就是陈学談的

錢賭不得，許愛周的賬算不得，陳伯常的歌唱不得，妃肥的头碰不得……其余已記不清楚。其中陳伯常的歌唱不得，倒是一段有趣的插曲，原來陳伯常是雷州名流陳桂林的儿子，本來是前清貢生，小有才名，能詩善歌，但放誕不羈，原系“嘉會莊”的上客，有一次他酒后狂性发作，唱起雷州歌來，尽道“嘉會莊”的丑态，歌詞是“賊佬生意嘉會莊，坐地分肥林鴻章，明火打劫南詩哥，窩家原是陳學談。”在陳伯常不过是一時酒醉戲謔，陳學談當時也未便責怪，但心里却認為他有意侮辱，恨之入骨，不久就制造謠言說陳伯常專門編歌來謾謗法國統治者，从中挑撥是非，假手法國殖民者拘禁陳伯常一星期。陳伯常出獄後便編一冊單行本的雷州歌來專門揭露陳學談的黑幕，陳學談雖然十分惱火，却奈何他不得。陳伯常的歌詞不單純是戲謔，而所述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三

陳學談的起家是由于設計招撫和消灭黎振明、“曲手”和“老花生”三股土匪。陳任赤坎公局长后，对土匪余党剿撫兼施，租界內曾获得一時安靜，但內地还有两股大土匪，各拥有千余人，一股是妃肥李福隆和他的助手妃陳仔，另一股是陳四公，渾名石角三。两股土匪的势力都相当大，經常劫掠租界內的乡村，殖民者又責成陳學談剿办。剿办租界外的土匪对陳學談是一个难题，但为了討好主子，巩固他的走狗地位，总得想方設法，因而采納了已經就撫的黎振明的建議，由黎疏通李福隆，并跟他結为拜把兄弟，要求李福隆的手下不再騷扰租界內的乡村，而以在广州灣內代銷李的贜物和供应他們軍械为交換条件，李欣然答应，并如約执行。1918年3月林虎把龍濟光的兵打敗，大批散兵逃入广州灣，

法帝收繳了大批武器，陳以賤價买来却高价賣与李福隆，從而壯大了李的匪幫。但這樣一來却引起了石角三的嫉忌，他為了打擊李福隆和陳學談，却專向租界內的地方劫掠。陳學談初時要求李福隆火拼石角三，李福隆為了擴展他的地盤也有這個意思，但他們兩人的隊仔（即手下）不少是兄弟親戚，都不肯為他們的首領意見不和而傷綠林的義氣。火拼不成，問題又不能解決，後來還是由黎振明運動石角三按照李福隆銷贓供械的條件，才把石角三安定下來，指定碓州、東海兩個租界島嶼為石角三的活動地點，但不得騷擾到大陸的租界，那就是東至坡頭，西至太平橫綫一帶，槍械和贓物的交收，悉由陳學談的族人陳某和碓州公局的黃太雄（淡水局長）、賴博仁（北港局長）居中辦理。從此陳學談就与各土匪首領聯成一氣，做了各土匪的窩家，接收和蘊藏土匪劫掠得來的贓物和人口，而“嘉會莊”就大做其賊佬生意。廣州灣租界相安無事，受害的是毗鄰廣州灣的各县老百姓。

銷售贓物的生意是无本生利的，私運軍械也是一本萬利的，陳學談勾結李福隆和石角三兩個匪首，左右逢源，銷售贓物不只衣服細軟，珠寶玩器，還包括喪盡天良的販賣人口。當時雷州土匪極其兇殘，除搶掠浮財外還擄人勒贖，對於窮家的青年男女亦同樣擄去，如果他們的親人沒有錢贖取，男的就賣到外洋去當“豬仔”，女的則交給妓寨作妓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各國需要華工不少，因此“豬仔”行市在香港是十分興旺的，當時赤坎、西營兩埠，通過陳學談的合作或允許下開辦的“豬仔館”就有十多家；婦女更是隨時隨地可以賣出，通過“嘉會莊”的却多數是賣到香港和澳門去。把不能見人的贓物運到香港去，把接濟土匪的槍械由香港運返廣州灣，這些都不能交由普通往來的輪船辦理，陳學談因此租了一條載重300噸的輪船“順誠

号”来担任运输工作，以賴泽为船长（賴泽是广州旗籍人，許爱周的契仔，1943年广州湾为日本占领后曾当过伪自治区副主任，日本投降后于接收时被扣押），后来順誠号沉沒，又不惜重資再和許爱周合股購買一条法籍有客牌的輪船，改名“大宝石”（該輪后来由許爱周独資經營），繼續干那伤天害理的勾当。按照法国规定，法籍輪船，註冊的船东和船长必須是法国籍人，于是由陈学談向广州湾总公使行贿运动，把賴泽批准入法国籍，但仍因資历关系，不能充任船长，只可以监督名义駐船上主持一切，而另僱一法国人为船长。这条船是法国籍，因而挂法国旗，不只便于行走广州湾和香港、澳門，且更便利行駛法国統治的印度支那各口岸。关于枪械交易，据参与其事的人說，当时駁壳和炸咀这一类的手枪每枝来价不过一百五、六十元港币，配搭子弹一百顆，零买子弹每百顆也仅十元，但是陈学談售出的价值每枝却是五百元銀洋，子弹价格不定，每百顆总要五、六十元，有时还藉口来源短絀，每百顆竟售一百元，这还算是售給把兄弟李妃肥的价錢，售給石角三的价目比这还要高得多，利潤之大，可以想见。土匪們初时不知道港澳行情，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总得忍痛接受剝削。經過一个时期李妃肥已由一千余人发展为三千多人，石角三也发展到二千多人，所需軍火更多，发觉陈剝削太重，认为不够朋友，不愿再受他的中間剝削，先由李妃肥派人赴港采办，继而石角三也依样画葫芦，后来李妃肥且亲自到香港去搞，这样就把陈学談的軍火生意一笔勾銷了。陈因此十分痛恨李妃肥，特派他的亲信爪牙到澳門去刺杀了他。陈謀杀李的原因，除恨李破坏他的軍火生意外，还因为李在“嘉会莊”存有白銀七十余万脏款。李妃肥一死，陈就可以一口将它吞沒，再沒人和他算賬了。李死后，他的队仔将他的屍体运返广州湾营葬，

在麻章圩設坛超渡，队仔和亲友的奠仪很特別，都是紙扎的枪械，陈学談貓儿哭老鼠，他一个人就送了一千枝紙制的駁壳枪。当时人們說笑話：“陈学談供給生土匪的枪械也供給死土匪的枪械。”这又是一段有趣的插曲。

四

陈学談当了赤坎公局长，虽然有权有势，但还不滿足，总梦想得到一个正式的中国官銜来光宗耀祖，可是沒有机会。1922年广东軍閥陈炯明发动炮击观音山的事变，把孙中山先生逼走后，与北方軍閥吳佩孚、云南軍閥唐继尧互相呼应，提倡联省自治，为着装点門面，在他的控制区内，制造民选县长的把戏。消息传来，陈学談跃跃欲試，但按照条例规定，他却不合資格，只得拉攏同族而原来当省議会的議員陈耀明来当傀儡，一切贿选运动費用概由他負責，在那时的黑暗政治下，自然是多花錢的当选，陈耀明因此当上了遂溪县长。

陈耀明充任县长后，不仅为陈学談走私大开方便之門，更主要的是使法国殖民者更多地了解內地的情况，和內地的官僚互相勾結压榨老百姓。例如：1922年陈炯明派黃强到南路剿匪，剿的对象主要是李妃肥的残部。李被刺身死后，余党由他的助手妃陈仔率領，投向孙中山属下的黃明堂，已編成一部，开往龙州，引起陈炯明的注意，要將他遺留在雷州一带的消灭。黃强拟先将住居广州湾內的匪党主要人物先行逮捕，但知道陈学談与妃陈仔的帮股素有联系，为避免走漏消息，事先与广州湾总公使（黃强留法时的同学）聯絡，約定日期由內地派遣便衣武装潜入广州湾，配合当地藍带营按址搜捕住居租界內的妃陈仔的党羽，这計劃对陈学談是保密的。及期，黃强通知遂溪县长陈耀明按照計劃执行，陈耀明

深知此举将与陈学談有很大影响，甚或牽涉其他，就連夜派遣亲信人員走告陈学談。陈得訊大惊，立即召集“嘉会莊”的一班謀士共商对策，决定一个快刀斬乱麻、要得便宜先下手的狠毒計劃，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跡，另方面可向法国主子和国内反动派邀功，遂于深夜亲自率領一些携带武器的局兵乘坐两部小汽車向西营进发，将他平日所知道匪帮們居住的地址进行圍捕，同时着陈保英指揮商团兵在赤坎进行搜捕匪党。长期匿居租界內的匪党住址，陈学談知道的比黄强偵察得来的更为詳細，因此甕中捉鳖，漏网者絕少。他們行动开始后，那些蓝带兵和内地派来的便衣跟着进行。趁这个机会，陈学談更将平日跟他有点宿怨的指为匪党，同时捕去，如大通街大昌司理人混名肥佬林的林某，鷄行某葯行的一个老板、新街头的一个姓黄的居民，其他不知姓名的冤枉被捕者更不知有多少。計当夜在赤坎捕得的百余人，西营捕得的数十人，合共二百多人，通通解出麻章村小河边（即现在寸金桥西边，当时还没有建桥），交給黄强派出的部队。黄强办理此案既不审問口供，也不登記姓名，就将他們一律枪毙，其中不知有多少枉死鬼，陈学談又欠下这一笔血債。通过这一次案件，黄强認識了陈学談，深相結納。恰巧1922年秋間，那位所謂民选县长的陈耀明病死，黄强指使陈学談示意那班平日靠他吃飯的狗腿紳士們，如李家駒、陈怀奇、梁墨斋等領銜，假托民意，发出快邮代电，推举陈学談署理遂溪县长。既有假民意，又有金錢，一經运动，事便成熟，委任令不久就下了。可是陈学談做洋奴、当汉奸还內行，要他粉墨登场，一行作吏，真有点陌生。先是就职典禮，他就要拜梁墨斋做老师，演习了几次，才敢上台。陈学談上台的第一个政治措施是推广教育，以遂溪全县仅有师范学校一間，还没有中学，于是放出空砲要筹办一間中学。但是筹办一間中

学必需有校舍、設備和經常費，在穷苦的遂溪县，这些經費都是无法筹措的。为着使他的空头支票得到兌現，就異想天开，使出他开賭的看家本領，拟开征“花会”稅来作中学的筹办費。“花会”这种賭博，由于猜买者不拘男女老少，下注的無論金錢多少，最容易使人沉迷，是危害人民最可怕的一种賭博，因此一向悬为厉禁，賭徒只有在土豪恶霸的包庇下，于偏僻地区設厂开賭，已經流毒不少，现在陈学談要征“花会稅”，就是使这种賭博公开，成为合法化，为害更大。当时虽有不少人反对，但是陈学談不恤人言，不計后果，公然訂出章程，规定每厂每天应按收入繳納百分之几作为稅額，并且要先行繳納按金。按金分为一百元、五十元、三十元等三种。自从他施行这项“德政”后，賭风就泛滥全县，真个耕者废其田，織者拋其梭，男女老少終日沉迷“花会”，以求侥倖博得三十倍的彩金。在这样的情况下，眼见社会就要大乱，有觉悟的人們群起反对，学生也紛紛遊行示威，要求立即制止这种賭博。陈学談见势头不好，繼續做这穷县长也沒有多大来头，因而自动呈請辞职。

陈学談辞职后，陈炯明为了籠絡他，还在香港制就“见义勇为”的木匾送給他，黃强也亲笔題了“热心祖国”的匾額送給他。他便把这两块匾額作为掩盖他和李妃肥那段肮髒历史的一块遮羞布，将一块挂于赤坎商会，另一块則挂在他的老家北月村陈氏大宗祠的大厅上。

1923年陈炯明又指使盘据南路八属的邓本殷委任陈学談为雷州善后处处长，加少將軍銜，并命令他組織武装一个旅（实等于一个团），武器由他自备。陈欣然答允，并自称旅长，而以黎振明为团长。陈学談之热中于猎取高官，不过为了夸耀乡里，光耀宗族罢了，他对政治生活倒不如走私和做买卖更为热情，因此他对于雷州善后处的事务很少亲身

过問，实际上委托周孟梁、馮榕溪代拆代行，武装方面则由黎振明掌握，自己却不肯离开广州湾老巢。雷州善后处原隶属于邓本殷的八属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黃志桓想利用陈来扩张自己势力，而邓本殷部属邓承宣却与黃爭夺地盘，为了削減黃的势力，便借口陈部通匪，将陈学談所部全部繳械遣散，并将周孟梁、馮榕溪二人扣留，陈的处长兼旅长官銜就这样丢掉了。

陈学談做雷州善后处长兼旅长，丢掉了一大批軍械，好象賠了一笔本錢。其实他是入宝山决不空手回的，他預早就定出了补偿的妙計。原来当时雷州各属的財政实权是完全操在邓本殷的手中，邓曾瞞着他的上級私鑄銀币捞了大笔錢。陈学談除却心領神会，也依样画葫芦，便在麻章圩一間旧當舖內，套用广东銀毫的模型，开炉私鑄，由他的爪牙梁墨斋主持其事，这个私鑄車間的招牌是“麻章保卫局修械厂”。当时邓本殷在海口鑄成的銀毫成色比广州鑄的低得多，陈学談所鑄的又比邓鑄的低得更多，邓鑄的还可使用半年，陈鑄的使用不足三个月就变为銅板了。当时人們称邓鑄的叫做“八属銀”，陈鑄的便叫做“新八属”。对于这种銀毫，由于模型和成色容易鑑別，广州湾商人受害并不大，受害多的却是来自广西和广州湾附近的肩挑背負的小販，陈学談只顧自己腰包胀，那管小販們的一路哭声？！

五

有着买办身份的陈学談，不是替任何洋行推銷洋貨，却是替法国殖民者推銷鴉片。本来广州湾就是一个很好的商港，但是法国殖民者自从强迫清廷租借得这块地方以来，除建設一些別墅和一座石堤的小碼頭以外，其它一无建設，因此商务不振，居民不多，虽尽量压榨，而財政收入仍不敷支

出；行政經費每年还需要由安南方面補助，成为法帝安南总督的一个負担。为了摆脱这个負担，法帝安南总督于1911年起就向英国印度总督訂購英属东方殖民地（印度和波斯）所产的鴉片，每年以五百箱为度，每箱40个共重160磅，运往广州湾銷售，所得利潤拨还安南总督，作为垫支广州湾每年财政赤字的弥补。批发和零售鴉片的行业都不是法国的官和商所能做到的，而陈学談这时已任赤坎公局长和商团长，法国殖民者就委托他为鴉片买办，經銷这批烟土，由他轉发各牌戶。当时經營鴉片的必須有特許的牌照（通称烟牌），分甲、乙、丙三种，发出的牌照仅有四十个，因为有錢撈，爭夺的人很多，領得到牌照的当然是当地有势力而又資本雄厚的人。陈学談自己开张一家广鴻安号，領一个甲种牌照，又叫他的叔父陈家兆开张一家陈饒裕莊，領一个甲种牌照，以便狼狽为奸。印度烟土未到之前，广州湾烟民所吸的都是云南、貴州所产的白土，又称白貨。印土到达以后，遂取白土的地位而代之，称为“公貨”。由于公貨熬成烟膏，成色高，品味香浓，大为烟民所欢迎，并且逐漸侵銷内地。为了扩大营业范围，通过“嘉会莊”的牛鬼蛇神中的制膏手，渗入白貨制成土質較低的烟膏，向香港澳門傾銷，也极为得手；特别是澳門，那里的烟土是由商人向政府投承，公开专卖的，当时承商利希慎就是陈学談的一个大顧客，后来利希慎为垄断烟賭业的承商高可宁推倒，高可宁仍为他的顧客，这种局面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

欧战結束后，英帝国主义戴起假面具，提倡国际禁烟，英属殖民地如印度、波斯等处一律停止播种鴉片，安南总督向印度总督訂購鴉片的成約自然也废止了。这么一来，与其說是給广州湾殖民者的一个諷刺，毋宁說是給陈学談的一个大打击。这时陈的鴉片营业虽然没有間歇，但没有合法的专

利权，加以来源短絀，運輸較难，已沒有从前那般好捞了。到1928年，广州湾财政又感到支絀，陈学談趁了这个机会又向法国的总公使献議，将租界內的烟業統一經營，招商投承，規定年餉按季繳納。这一建議得到总公使的嘉許，如拟批准，規定年餉为西紙（西貢东方汇理銀行发行的紙币）160万元，每季繳納40万元。陈学談立即組織公司承办，招集股本至100万元，分为100股，具名的股东为簡紹初、吳永庚、陈学森等三人，公司的名称是“三有公司”（据称即由“嘉会莊”的三有演变而来）。这公司虽不是由陈学談亲自出面，实则大权完全由他掌握。陈学談这次重张旗鼓，就大展鴻图，所制烟膏分別装成銅罐与瓦盅两种。罐装的重有五錢、一两、五兩等，封盖加上一个凸印的商标，有“鷄夢”和“雄獅夢”两种。这些貨色都是行銷港、澳和南洋的，其中以“雄獅夢”更远销至檀香山，所以称“金山装”；瓦盅的只有一錢、二錢、五錢等，只行銷于租界和內地。承办两年，业务虽有发展，但因来貨成本重，而且繳納的西紙币值日高，中間曾出现过窘境，股本亏蝕过半，大有不支之势，后得澳門烟賭大亨高可宁和富行艮号的支援，另招新股，再投資港币20万元，才渡过难关。那时三有公司所制烟膏已收用白貨作主要原料。白貨的来源，起初是由广西的帮商由云貴运来供給的，后来通过广东“禁烟局”的霍芝庭关系向云南採購，运經广州、江門而达广州湾，不只運費重，消耗大，而且路經云南、貴州、广西、广东四省，每省都要繳納禁烟稅收，加重成本，降低利潤，以至于亏折。慣于做私梟勾当的陈学談在重新組織三有公司之后，又大施其走私本領，派其胞弟陈学熙和黃应仔駐昆明設莊，又派人到产区搜購烟土。附近昆明的，就納稅經滇越铁路运到老街，离昆明較远的，就勾通当地駐軍用武装先押运到河口附